

关于晨跑，一直有一个误区，平时说起来，都喜欢在前面加上“坚持”两个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真“坚持”就太辛苦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如一日，无冬历夏，不管刮风下雪，早晨一睁眼就爬起来，恐怕再有毅力的人也坚持不下来。其实，就是个习惯。每天一到这儿就躺不住了，不出去跑跑总觉得浑身发痒。所以，换句话，这也是一种享受。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享受”，到吉木萨尔的第二天就把我“坑”了一下。这里离乌鲁木齐160公里，可我就没想，乌鲁木齐离天津还有3000多公里，也就是这3000多公里，让这边的日落，当然也包括日出，要晚两个小时，所以作息时间也就晚两个小时。

这个早晨，我又按平时的习惯四点半一刻起床，四点半出来，可一上街就觉出不对劲了。后半夜和黎明虽然都是漆黑，但毕竟不是一个意思，我这才意识到，刚才从酒店出来时，在大厅值夜班的保安看我的眼神，他一定不知我是怎么回事，或怀疑，这人不是一起“冒”了。

吉木萨尔是个小城，很整洁。我想找个人打听一下哪里有公园，但环顾四周，街上空荡荡的，连清洁工也还没出来。此时，只有我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亮。就这样直到跑步回来，已经六点半，好像还没有黎明的意思。后来到餐厅吃早饭时，我跟同行的当地作家说起这事，哈萨克族作家卡力木一听就笑了，用鼻音很重的普通话说说，在这里，别说早晨四点半，就是你六点半回来的时候也还是大半夜，这个时间出去跑，人家当然奇怪啊！

离开吉木萨尔的这天早晨，我特意天亮才出去。这一次，我才真正领略到吉木萨尔。我是朝东跑的，吉木萨尔位于天山北麓，此时就在我的右边。我还是第一次如此近，如此清晰地打量天山。初升的太阳斜照在雪山顶上，连环绕在雪顶的云也映得金黄。唐代，这里曾被命名为“金满城”，如果用维吾尔族语说也就是“吉木萨尔”。此时，看着天山的雪顶已和天上的云被朝阳映得金灿灿的，就有了一种感觉，似乎是奔跑在一条通往唐代的时间隧道上。

我确实寻到了唐代诗人岑参的痕迹。他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一千多年来已经不知打动了多少人。但我觉得，最打动我的还是最后的几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一个“山回路转不见君”，一个“雪上空留马行处”，想一想就让人愁肠百转。这一次，我来到轮台东门的遗址，据说这里就是当年岑参送他的好友武判官归京的地方，登上这个只剩了一垣的高土墩，极目望去，想象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最后的诗句，此时，才体味到另一番苍凉的乡愁。

从吉木萨尔到阿克苏大约1200公里，

当然不能“跑”着去，得飞——落地再继续跑。

我发现，阿克苏天亮的时间，比吉木萨尔还要晚。第一个早晨，我沿着南昌路转到人民路又一直往下跑，忽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此时，似乎不是在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而是跑在江南的一个什么城市，空气里飘浮着一股甜丝丝的植物特有的青涩气息。这时我才留意，路边树木参天，细看，竟然都是胸径在30厘米以上的梧桐，在路灯的映照下叶影婆娑。林荫道两边的枝叶已经交织在一起，远远看去，就如同跑在一条绿色的浓荫廊道上。这让我有些意外。我向当地作家问起来，果然，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这里还不是这样。阿克苏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就是这三十多年的事。接着，我在柯柯牙绿化工程纪念馆，看到了“阿克苏各族人民改造自然、修复生态、绿化家园的艰苦奋斗历程”的清晰足迹。当地的同

从吉木萨尔跑到阿克苏，再到龟兹

王松



行朋友告诉我，阿克苏是维吾尔族语，意思是“清澈的水”，也可以说是“白水之城”，因为这里在天山脚下，山上的沙灰岩被融化的积雪长年冲刷，水就成了白色。但不管怎么说，阿克苏这个地方显然是与“水”相连的，而且在今天，已经真正正地成了新疆大地上的一片绿洲。

在天山的褶皱里，竟然还有一片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天然绿洲。这是一个叫塔村的村落，就坐落在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的山脚下，漫山的茂密丛林和绵延起伏的草原，与仰头可见的雪峰相映，绿得色彩斑斓，一眼望去就如同一幅油画。我问塔村的村长，这山上的树林是原生的，还是次生的。村长自豪地告诉我，都是原生的，没有人的干预。我由衷地说，这里真是太漂亮了！塔村也正是拥有冰川、雪山、森林、草原、河流和田园人家这样的自然资源，才把“夏天不散场，冬天不打烊”的文旅业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据说这里到处都是“打卡地”，游客络绎不绝，每到旅游旺季都要预订。村长听说我是天津来的，“哦”一声说，天津啊，知道。你们跑这么远来这里，当作家也真是辛苦啊。我告诉他，这一次，是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个“情漫丝路，文润天山”主题实践活动，还要在这里建几个“新时代文学实践点”，以后，会有更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到这里深入生活。村长显然已知道这事，很内行地点头说，好啊，好啊，你们真该来这里看看，肯定有灵感，到处都是可写的东西呢！

接着，又问，去托木尔大峡谷了吗？我说，马上去。

他笑了，把手一挥说，去看看，那边更漂亮！

托木尔大峡谷是前些年刚被发现的。天山一带在远古时期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曾在海底，所以含盐量很高。据联合国的专家来这里考察得出的结论，如果按每人每天摄入6克盐计算，这里的储量量可供全世界70亿人口吃200年。当然，也正因为盐分极高，峡谷里不仅没有植被，几乎是寸草不生。但这也显示另一种魅力，山岩的筋骨都裸露出来。仰头望去，两边的山峰虽然不高，但嶙峋雄奇，当年地壳变动，这里从古地中海的海底轰然隆起，造山的过程和痕迹从层层叠叠的岩石上还清晰可见。此时，峡谷里如同突然定格一样的寂静无声，只有远处偶然传来游客拍照时的说笑声。但可以想象，在远古的那一刻，这里曾是多么的惊心动魄。当地融媒体的一个小伙子，问我来这里的感受。我由衷地说，阿克苏真是一片天赐的福地，大自然把最壮观、最美好的东西都给了这里！从阿克苏到库车大约260公里，当然也不能跑着去，要开车，大约三小时车程。库车当年叫“龟兹”，古代曾是中国西域的大国之一，汉时，也是西域北道的诸国之一。我发现，这里的天亮似乎更晚一点。不过此时，我已将“时差”倒过来，按当地的作息时间，早晨六点半出来跑步。这里的“生物钟”是最准的，一旦倒过来，也就又可以准时准点。

我这时才意识到，这次来新疆，从大的方向说，应该是一直朝西走的。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我们是沿着当年唐玄奘去西天取经的路线，在阿克苏，确实有一条“流沙河”，当地的作家笑着告诉我们，就在不远的地方，也的确有一个叫“高老庄”的村落，不过现在整个村庄已经搬迁，至于猪八戒的老人在，当年不是真的住在这里就不得而知了。这时来到龟兹，在苏巴什佛寺，就又一次寻到了唐玄奘当年的足迹。据说不仅鸠摩罗什，玄奘大师当年也曾在这里讲经，而且就在这苏巴什佛寺的附近，确实有一条“女儿河”，当然，现在早已干涸，而在河的对岸也就是当年传说中的“女儿国”。不过，这个生活中的“女儿国”，就是另一番情形了。由此也可以知道，我们熟知的《西游记》，虽然写了很多神鬼妖狐的故事，但当年作者在创作时，也并非完全凭空杜撰，应该也是有一些原型的。在苏巴什佛寺，为我们讲解的是一个很英俊的维吾尔族小伙子，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从遗址出来时，他告诉我，他曾经通过一个资料，当年唐玄奘西去取经时，身边确实跟着一个浑身长满毛发的人。据记载，这个人姓胡。我很好奇，问他，叫胡什么？小伙子挠着头不好意思地说，忘记了。

好意思回天津，还要再飞回乌鲁木齐。走的这天早晨，我又来到街上。这时，我一边跑着步，呼吸着当年的龟兹和今天的库车融在一起的气息，忽然笑了。我想，此次西行，参加这次的主题实践活动，但愿我也像当年的唐三藏，能取到“真经”。

2023年中秋 写于曦庐 本版题图 张宇尘

在天高云淡下写诗

跨越欲望丛生的季节
在天高云淡下写诗
诗人的心，被一只鹰落在高处

我很想率领一群汉字飞起来
在白云间测试自己
——有没有飞天般的自由和尖锐

山坡上，几个披袈裟的僧人走来
离我越来越近
诗人，也需要受戒吗？

翅膀下的辽阔无边无际
突然，一片洁白的羽毛落入诗里
我一怔，像是顿悟到什么

另一种晴朗

索性，将所有的纠结
交给秋风
空荡，是另一种晴朗

月船渡淮
那个消失欲望的人
笑看星辰大海

感悟天地间神秘的暗语
他听到
花瓣飘落时的打铁声

流水如佛

带着虔诚的诵经之声
一次次，穿透大地干涸的宿命
再现摩诃镜像

明月经天淡泊而悠远
相约流水，绕过农家虚掩的柴门
感动于人面桃花的消息

天地间，万物风华正茂
每一处景象都是诗家的圣殿
杨柳岸，一部生动的美学诞生

就这样，岁月凌波微步远去
而流水如佛。我想起了王维
江河万里，他没有在流水中消失

诗中真菌

是不是，这世界缺少思想家
就像蔚蓝的天空鲜有闪电

多么企盼温暖的洞穴不再繁殖鼠鼠
沉思者大脑的血脉进化成河流

记起一句世代相传的格言
痛心木秀于林惨遭诛杀的结局

另一种晴朗（组诗）

乔富源



无意义穿越历史参加先贤的葬礼
也不想写一篇今日哲人的悼词

固执于独行侠的角色
新莽茫茫林海有豹子高高跃起

或许，我诗中的真菌微不足道
但愿散落处，生活的面团发酵

落雪时泡茶

天地间，性感的雪花
就怕落在空巢
孤独地感受世态炎凉
但今天不同，镜中的年轻
并未发生老来之悲

他是一个久闯江湖的人
善于抓住一抹微白的光
掘出梨花带雨的秘密
在寒风中固执地炫
将岁月深处的爱演绎到无法无天

雪落心头，白发疏离
一片不加修饰的光在命运的河床展开
置身如此空旷的静，恰好
泡一杯茶，品尝过往
回味还有什么没有放下

游翠屏湖

树叶黄，尽显岁月之苍凉
作为远行者，我以飘飘白发
丈量秋风的深度

不敢轻言诗和远方
青花瓷般的翠屏湖，如此慰藉之王
教我静听流水

登鹰嘴崖

又近重阳。在通往鹰嘴崖的石径上
确认未来的我

山谷空荡，如无边落木的巨棺
吞蚀时间的细枝末节

与鹰嘴崖对视

内心，不再以征服者的名义示强

秋天也有年轻的风

并非是所有的花都开在春天
秋天也有年轻的风
在通往南山的路上，簇簇菊花摇曳着
仿佛一曲白露为霜日子里的恋歌
抬高了秋的情感与格调

许多沉重的话题
在天高云淡的背景下已算不了什么
那些走出复杂关系陷阱的人们
寻觅到简单的活法——
想念桃花，有远方女子走来
喜静雅静，看窗外绿竹二三枝
过往青春的再一次燃燃
弥漫着岁月成熟的光芒

我从沉睡中醒来，昨夜的雨
稀释了自己陈旧的语言
我决意不再烧香，以晴朗的心境
看星子，看月亮，看万家灯火
将秋日的风光吟成爱情诗

游当金山

生命中注定是要去一次的
——当金山，犹如一部古老神学
至今延续着时空的完整性
若羊、花豹、苍鹰传递的原始秋语
拒绝了现代文明冠冕堂皇的介入
空山无鸟，也无字
蓝天，不知尘埃为何物
白云是纯美学的，像石间雪莲
避开了画笔的污染
峡谷的风，吞噬了生活的细枝末节
凸显了宏大的沧桑与孤寂
夕阳送来金辉的哈达
每一次靠近，都是一次洗礼
有道是：神自天降，佛从西来
我攀扶向西的梯子，转山转水
一种莫名的“小”从心底裸出……

雨，诗意走来

以诗的名义，潇洒千年
淋湿
巴山长夜、梵天净土、江南小巷
走来的李商隐、朱熹、戴望舒们
采珠琢玉，一觞一咏
结晶成古瓷般的经典

又是雨夜。一位老者
凝重步入湿漉漉的语境
为久病的妻子浅唱低吟：
“岁月的风浪已消
静静的，你我走成一字的样子”

注：梵天，指梵天寺，为厦门著名佛寺。

吗，为何不找平台反映？

我的话一下子提醒了夫人，经与平台交涉，卖家终于承认了欺骗的事实，表示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要的狗，网上看到的只是图片而已，他们就是想钱到手后，用这条小柴狗蒙混过关，认为反正隔着千里，买家也拿他们没办法。在维权平台的推动下，卖家最后把买狗的钱如数退还，还说这条小柴狗也不要了。至此，事情算是圆满解决了。在反复交涉的几天中，小柴狗非常懂事，讨人喜欢，慢慢地竟赢得了夫人的欢心，产生了感情，若真要把小柴狗退回去，夫人还有点舍不得呢。卖家狠心不要小柴狗了，正合夫人之意。小柴狗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我家，真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小柴狗就这样留在了我们家，它的一举一动十分可爱，总是让人愉悦，所以我们给它起了个有趣的名字：豆豆。每天，看着豆豆天真活泼的样子，就如同吃了开心果。很快，我们夫妇二人就忘了被骗的烦恼。可是帅帅对这个讨人喜欢的小家伙，却不是那么感冒，每天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豆豆主动与它亲近，找它玩耍，它也不理不睬，好像感觉到了豆豆是来顶替它的。当我遛狗时，小区里的邻居看到一同出人的帅帅和豆豆，都禁不住地问：豆豆是帅帅的孩子吗？怎么和帅帅长得那么像。我就顺势解释一下豆豆的来历：不是帅帅生的，它是随缘从千里之外误闯来的。听了解释，邻居都夸豆豆有福，来到我们这样的家庭，将来错不了的，一定会像帅帅一样，成为小区里的新宠。但也有邻居说，这小柴狗有嘛意思！在外面遛，一点面子都没有，回头给您弄条好品种的狗吧。

我感谢邻居的美意，还是坚持将豆豆留了下来。要说帅帅也有意思，在家对豆豆不理不睬的，但是在外，不管什么狗要想靠近豆豆，无论是想一起玩乐，还是欺负豆豆，在小区出了名的“萌宠”帅帅，都会立刻冲上前去保护豆豆。为此，它还得罪了一条德国青背狼狗，两条狗因此结下了仇，一见面就掐，弄得我和青背的主人，见面都不知说啥好了。

一晃两个月过去，帅帅因病加重离开了我们。那天，平时只知道自己开心玩耍的豆豆，一天未见到帅帅，似乎明白了什么，比平日消停了许多。午夜时分，一阵疯狂的狗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听到这叫声，竟出现了幻觉，这不是帅帅在叫吗！不对呀，帅帅不是早晨就走了吗，这是怎么回事？我赶紧起床查看，一看是四个月大的豆豆在叫。帅帅在的时候，从未听到过豆豆像成年狗那样狂吠，最多也就是在吃狗粮时，像小孩子那样唧唧呀呀。这时，豆豆又叫了起来，原来是有人从我家门前经过。

豆豆一下子长大了，它粗犷的叫声，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它不就是帅帅的“轮回”，帅帅“后继有人”了。豆豆不仅继承了帅帅看家护院的本领，履行起帅帅的职责，而且越长越像帅帅，全身长着像帅帅一样短短的米色黄毛，那长着长睫毛和漂亮双眼皮的小鸟溜溜的圆眼睛，透露着温顺的眼神，同样像帅帅那么“萌”，它的经历虽然曲折，却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快乐！

最喜在秋色斑斓中行于垄上阡陌，籽粒饱满的麦子胀鼓鼓地吐着穗子，细长翠绿的长秆被压弯了腰，农人在艳阳下，掰下这丰收的喜悦。圆溜溜的“一串铃”小南瓜缀满藤蔓，像一群顽童在清风里时隐时现，在硕大的瓜叶间，嬉玩捉迷藏。扭颈回眸，就被一树树橙红鲜亮的柿子惊艳了，宛若一盏盏迷途小灯笼，玲珑剔透缀满枝间，那鲜红诱人的蜜果儿，难怪司马相如赞它“色胜金衣美，甘逾玉液清”。它携着秋的绚烂与自然之灵韵，那莹润如玉的光泽里，盈满祥瑞与喜庆，这“吉祥果”里，储满了我往昔岁月的甜蜜记忆。

在上世纪实行包产到户那会儿，我好运气连的爷爷，刚刚通过抓阄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把生产队那匹威武剽悍的青骡子牵回了家。紧接着，又抓到村东头向阳坡的一棵大柿树。当爷爷哼着秦腔，呷巴着旱烟锅子迈进家门，看到一筐筐火红的水晶柿子，他乐呵呵道：“柿子家里摆，福气自然来。”以往的稀缺之果，母亲放几枚在灶台边的温水罐里，做我们最稀罕的泡柿子。不消三日，硬邦邦的柿子就泡得软糯香甜，涩味全无，咬一口能美得味蕾生花。家乡人以柿酿醋，那种用古法酿制的果醋，淡黄清亮，无论拌面或炒菜，浓郁的香味中略带果香。懂大道古理的大爷爷说，这种由北宋就开始酿制的柿醋，曾被带进官中，帝王食之容颜大悦，古时是被作为贡品，进贡朝廷的。

那年春日去北京游老舍故居，一进院门就看到两棵开满黄花的柿子树，那油绿硕大的花萼，擎举着嫩黄小巧的花冠，满树的蜂蝶翩翩，美不胜收。一旁的导游说，老舍偏爱柿树，一到秋日，红彤彤的柿子缀满枝间，所以老舍夫人为此院取名“丹柿小院”。晚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柿有七绝”，即：一长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害，五霜叶可赏，六嘉食可啖，七落叶肥大，可以临

书。老舍先生最认可“嘉食可啖”，我深有同感。这木本粮食，在我早年就读的高中，一到“秋深霜露重”的夜晚，上完晚自习回到宿舍肚子就唱起“空城计”。从乡下来的同窗舍友，带一包软糯香甜的火晶柿子，再拿上家里用五谷杂粮炒熟磨粉制成的“炒”，将两者珠联璧合一番搅拌，那香喷喷的“柿子拌炒”，是我们学生时代最贪恋的美味宵夜，食之连梦里都带着香甜。

我18岁那年深秋，父母带我去西安治疗。那是我手术后第一次被双亲用轮椅推上街，看到一家老字号的黄桂柿子饼店前，食客如流，父亲也买来让我们尝鲜。那枣泥味的柿子饼，麦香里裹着柿香与枣香，入口酥甜软糯，满口流香。这“味过华林芳蒂”的至味小吃，店门口的招牌上配着仲殊的赞柿词：“神鼎十分火棘，龙盘三寸红珠。清含冰蜜洗云腴，只恐身轻飞去。”寥寥数语，将这清冰蜜似仙丹的红柿，写得如食仙果，仿佛随时都会飞天成仙。

店门口地摊上，一个有腿疾拄拐杖的小伙，看我痴痴呆望着他仿齐白石画的一篮红柿，那憨态淳厚的用笔，红艳喜庆的柿子，让围观者对他的画技赞不绝口。他随即取下这幅画要赠予我，还随手在下方写下：愿你“柿柿”顺意、心想“柿”成！在那个前路迷惘病痛缠身的秋日，那幅画让我泪水涟涟。同是天涯沦落人，父亲也将一包香甜软糯的黄桂柿子饼，放置在他的案桌上。

金风逶迤，秋云如花，当火红的柿子晕染了秋之绚烂，愿那香甜如蜜之味，润泽味蕾也怡养性情，愿人们在“柿柿”如意中，把每一天都过成“美”一天！

草木摇落露为霜

在这“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霜降时节，神思总随寥廓天宇中的鹭鸟游弋于远方。那年深秋，落叶如蝶，瞭望碧空

小狗豆豆

李广玉



豆豆是我家小狗的名字。自从小狗豆豆来到我家，让我确实相信了什么缘分。我家原来养着的一条狗叫帅帅，是一条流浪狗。我们小区曾有过一条叫大黄流浪狗，十几年前，就在我家门前的树棵子里，生下了十条小狗，帅帅是其中的一条。记得当时正值雨季，大黄生完小狗后，被邻居王姨发现，好心的王姨怕下雨时会把小狗淹着，就找到我夫人商量，说看着小狗们怪可怜的，不如咱们两家各抱养五条吧。

喜欢小动物的夫人，不假思索便应允下来。将小狗们抱回家，我家这下可是热闹了，原先养着的两条狗每天喂点狗粮、遛两次弯儿还无所谓，抱回来的这几条小狗需要喂奶，用奶瓶子挨着个儿地喂，可费了老劲儿了。总共七条狗的喂养，无疑成为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负担。没办法，只好在小狗三个月大的时候，找那些喜欢养狗的朋友，帮着养养。最终，我家只留下了帅帅一条小狗，一养就是十三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家原来养的那两条狗先后死去。去年，十三岁的帅帅，身体也出现了异样，经到宠物医院检查，帅帅不仅患上了糖尿病，而且还伴有肾衰。喜爱动物的夫人，看着病情日益严重的帅帅，非常心疼，但又无可奈何。养了二十多年狗的帅帅，早已把狗作为我们家庭的一员和朋友，并产生眷恋之情。真不知道没有了帅帅的日子，她以后怎么过？于是，夫人打定主意再买一条小狗。为此，她上网查询多久，终于看上一条白色的吉娃娃，并征求我的意见。我一看资料也非常喜爱，但同时也有些担心地说，网上买狗是否可靠？不如我们去狗市场亲自挑选，买好买坏都不会后悔。夫人则坚持说，她就喜欢这条狗。再说了，有网上平台做保证，应该不会受骗。这样，夫人便给卖家打去了买狗的全款。

一周后，夫人接到了卖家的电话，说买的小狗已经运到天津。我们满心欢喜地按照所说地址，驱车三十多公里，来到一个长途运输货场，去接从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宁波托运来的小狗。但当我们看到那小狗的一瞬间，立时全都傻了眼，我的担心应验了，这小狗根本就不是我们要买的狗。从品相看，根本就不是吉娃娃，再看毛色，也不是我们要的白色，小狗俨然就是一条黄色的小柴狗。无良卖家，为了让小柴狗外表更像吉娃娃，竟然想出损招，把小柴狗套拉着的耳朵贴上塑料片，使耳朵直立起来。见此情况，夫人气坏了，愤慨地说：这不是骗人吗！她询问负责托运的师傅，是否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卖家和您有什么交代吗？那位师傅则回答说，他只管运输，客户给什么，他就负责运什么。有关小狗的具体情况，他一概不清楚。我们回到家，气愤至极的夫人，马上给卖家打电话，贵问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卖家一会儿狡辩说，这就是吉娃娃，等它长大了，模样就会变过来；一会儿又推脱，具体情况他也不太清楚，是下面店员的货。就这样，整整僵持了两三天也毫无结果，气得夫人直掉眼泪，赌气要把这两个月大的小狗扔回家门。我则劝慰夫人说，它也是一条小生命。你赌气，可以和商家说气话，不能把气撒在小狗身上啊，小狗无罪。你之前不是说平台有保障